

天降凤瑞，可兴邦国。衔瑞而生的公主，兴的是谁的邦，谁的国？
举目四顾，身如飘蓬转烛，纵有再多男子相守相候，
亦无处停留一颗痴狂如醉少年公主心！
开到荼蘼花事了，落芳尽处不是春。命耶？运耶？这乱世风月，何处栖情！
寂月皎皎 著

风月栖情

胭脂乱



胭脂亂

风月栖情

寂月皎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胭脂乱:风月栖情/寂月皎皎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5633 - 7837 - 1

I. 胭… II. 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95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80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5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故国篇 ❧

第一章	开到荼蘼花事了	3
第二章	落芳尽处不是春	9
第三章	惊尘回飏乱素秋	17
第四章	飞雁南归雏菊冷	24
第五章	打破牢笼飞金雀	31
第六章	红尘梦蝶起聂政	38
第七章	清霜满天逸狂客	46
第八章	珊枕锦衾暗逞春	53
第九章	两念徘徊朔风寒	61
第十章	高台愁解山河恨	69

❧ 豆蔻篇 ❧

第十一章	烟火连烧未央阙	79
第十二章	恨将金戈挽落晖	86
第十三章	风恶雨疾逼椿萱	93

第十四章	温其如玉纵妙手	100
第十五章	豆蔻梢头笑芙蓉	108
第十六章	挽断罗衣留不住	115
第十七章	鼙鼓动地惊芳草	123
第十八章	归雁无处觅故居	130
第十九章	死生流转梦成空	137
第二十章	欲追前事已冥蒙	144

飞花篇

第二十一章	曹营铿锵又逢君	155
第二十二章	情痴不关风与月	162
第二十三章	指点山河少年怀	169
第二十四章	千里归路斜阳暮	176
第二十五章	玉箫吹遍九回肠	182
第二十六章	兵气连云临山动	189
第二十七章	寂寞飞凤误蛟龙	196
第二十八章	襄王有心向孤灯	203
第二十九章	珍重别拈香一瓣	210
第三十章	莲心浮沉急浪中	217

碎坝篇

第三十一章	花事几回记前约	227
第三十二章	春日迟迟朱颜乱	234
第三十三章	肠断魂消两相误	241

第三十四章	鸾孤月缺春衫寒	249
第三十五章	竹簟幽影魂无归	256
第三十六章	死生契阔徒结发	263
第三十七章	千里萧条求一诺	271
第三十八章	故坝零落旧容颜	278
第三十九章	桃源梦断前尘恨	285
第四十章	栖情有日君须怜	293
后 记		301



故國篇



第一章 开到荼蘼花事了

天降凤瑞，可兴邦国。

我出世时衔凤而生，钦天监问天而卜，得此吉言。我的父亲，大燕的顺安皇帝为此将我视若拱璧，襁褓之中，即赐封衔凤公主。前皇后薨逝，母亲萧婉意即由贵妃册为皇后，长宠不衰。

所衔之风，不过拇指大小一块圆玉，通体透白之中，隐见紫凤扬翅，尾羽飞舞，状若一飞冲天，母亲令人错金镶玉，亲手打了精致流苏，用红绳穿起，挂在我脖上，说道：“栖情，此玉从你胎中带出，必有灵性，可保你一生平安。”

母亲给我取的小名叫栖情，她说，像我这样的皇室女孩儿，但能有个可栖情处，便一生无憾。

她从没怀疑过我将会拥有的泼天富贵，就像从没怀疑过父亲真龙天子的至尊地位，以及大燕皇朝的江山万里，锦绣无边。

众星捧月中，我更加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幸福，直到十三岁生日那天，所有的绮靡繁华，璀璨天地，在一场猝不及防的兵变中，于一夕间轰然崩塌。

尤记得那秋日里漫天飞扬的银桂如雪，飞扬于昭阳殿的海棠花前。海棠点点红，是胭脂的嫣然，透过银桂招展着最后的艳美，如殿内小聚的众人，醺醺的酡红醉颜。

在白菊清冽的涩香中，父亲高踞首座，满意地与他最宠爱的儿女后妃纵情欢饮。

“栖情，今天是你的生辰，你说，你打算向父皇要什么生日礼物？”父亲问我，已经不再年轻的面庞有些松弛，更显着看我的眼神万般慈爱。

我摆动着烟绿官锦的长裾，倚到父亲身边，撒娇道：“我要出宫去玩玩，长长见识！听说外面天大地大，一定好玩得紧。”

父亲端着银觞的手在空中凝滞住。他慢慢说：“嗯，这个事，等你大些再说吧。外面坏人多，朕的小公主，还是待在宫里好。”

我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话，所有的大臣见到父亲，都说他英明睿智，堪比上古尧舜，而尧舜的时代，不该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

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不和谐，来自前相爷秦长卿。当日长相酷似前皇后的杜

贵嫔刚进宫，父亲极宠爱，我也喜欢杜贵嫔那娇俏调皮的性情，偶尔也去她的水月宫玩，却遇到了秦长卿冒死叩宫。他说，父亲不理朝政，是无道昏君，又说国之将亡，必生妖孽。

他所指的妖孽，是我母亲萧皇后和杜贵嫔。父亲气得差点将他处死。

群臣都说，秦相爷老而昏聩，早糊涂了，这朗朗乾坤，清平盛世，哪里来的妖孽？就是有坏人，大概也是不多的吧？

我撅着嘴巴，摇着父亲盘龙金丝绣的明黄阔袖，叫着：“我不怕坏人！我把颜护卫他们带在身边，不就没事了？”

父亲的脸有些沉，而母亲已拉过我的手，微笑道：“栖情，别任性了，父皇说了，让你长大些再出宫，那就长大些再想着出宫玩吧。”

杜贵嫔呵呵笑道：“咱们的衔凤公主懂事了，是不是想出宫寻个文武全才的如意郎君？”她口无遮拦，一时引得大家莞尔而笑。

父亲也展颜笑道：“栖情要找的佳婿，自然应当是文武双全的。不过栖情小呢，现在谈为时过早。”

杨淑妃温柔而笑：“衔凤公主年纪尚小，不过看这样貌，以后必胜过我的雪情。”

杨淑妃不如母亲绝世雅美，却以德才服众，父亲多次将她与汉成帝时的班婕妤相比，赞她有班氏的却辇之德，纵横倾才。他自认是当世明君，自然对她敬重有加，杨淑妃所承后宫恩泽，仅次于母亲。

她所出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姐，雪情公主，同样很得父亲喜爱。此时一身烟罗长裙，和淑妃娘娘一般的气质清芬，光彩照人。她抚着我丝缎般的黑发，轻言细语：“我的三皇妹啊，长成以后必是颠倒众生的人物。”

我格格地笑，缩着脖子，直叫痒痒，已忘了方才想着出宫的事了。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阵阵喧闹，似有人正直着喉咙嘶吼什么。

母亲微微蹙眉，抬了抬眼。

昭阳殿的主事太监刘随已无声而快速地移向宫外，接着，我们就听到了他尖着嗓子的慌叫：“烽烟，烽烟！”

我飞跑出去，只见一缕黑色烟雾，袅袅从西北方向升起，被秋风吹成妖异的形状，然后缓缓散开。

父亲匆匆踱出，厉声喝道：“谁在外面吵闹？”

“臣宇文昭见驾！”一个身着紫色官袍、身材魁梧的中年官员冲进来，伏地而拜。

我认得他是当朝大将军，武威侯宇文昭，有统领三军之权。他是父亲的股肱爱将，经常出入宫中，连母亲和我与他都有过数面之缘。

父亲指着那道烽烟，喝道：“这是怎么回事？”

宇文昭埋头于膝间，低声道：“臣该死，驻守京畿的蔡禀德串通晋国公安世远谋反，臣一时不察，竟让他攻至城下。如今京城四门，已被蔡氏三万人马围住！”

“啊？你，你是怎么办事的？”父亲一甩袖子，喝道，“还不速速调遣人马将蔡氏斩于城下？”

宇文昭噤嘴不语。

杨淑妃踏前一步，沉声问：“宇文大人，京中目前有多少可用人马？”

宇文昭的目光迅速在杨淑妃脸上滑过，伏地答道：“启禀皇上、娘娘，城中有五千人御林军和两千多宫廷禁卫，共七千余人，虽是剽悍，但蔡氏也是两朝猛将，训军有道，臣虽知他性情桀骜，出于爱才之心，一直不曾严加训诫。臣有罪，臣有罪啊！”

父亲烦躁地踱了几步，道：“当务之急，是调军勤王，以解京城之围！”

宇文昭立刻道：“臣已派精干人马，分数路突围，想来京城被困消息，很快能传送出去。但目前蔡贼攻城甚急，所以臣大胆请求皇上，一同前往城头劝谕叛军。想来叛军各有妻母，不过为蔡氏胁迫，皇上天颜一出，即便不能反戈相击，也会斗志颓丧，臣趁机派人反攻，说不准叛军可一鼓而破。”

父亲有些迟疑，而杨淑妃拂开额前被风吹开的散发，皱眉道：“宇文大人，蔡氏所带军队，大多是子弟亲兵，攻心之策，多半也已料到了。那么皇上此去，不是十分危险？”

宇文昭立刻道：“皇上素来英睿，想来必以京城苍生为重。淑妃娘娘如不放心，可以将宫中禁卫遣出，保护皇上安全。”

父亲摆摆手道：“罢了，宫中多是妇孺，乱军之中，更要人手保护。”

他的话音才落，宇文昭立刻道：“快，护送皇上前往西城楼！”

看着父亲的明黄辇驾在一队护卫簇拥下消失在宫门外，我心里忽然一阵阵紧张，搓着手问母亲：“父皇不会有事吧？”

母亲拍了拍我的头，还未答话，杨淑妃已有些焦灼道：“皇后娘娘，臣妾觉得此事来得太过突然，恐有蹊跷。不如先将宫中禁卫全遣去保护皇上吧。”

母亲看了她一眼，道：“好。”

那一天，据说宫中禁卫被调开了十之八九。但我待在母亲的昭阳殿，并没有感觉到附近护卫有所减少。相反，我九岁的弟弟皇甫羽被母亲从东宫中接来时，又带来了一批护卫，并且直接进驻昭阳殿，其中包括东宫护卫统领颜远风。

颜远风！我一看到他，开心得连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都忘却了。他本是随母亲一起入宫的，小时候时常见他来探望母亲，又喜欢将我和弟弟抱在怀中逗弄。

“颜叔叔！”我欢喜地扑上去，拉住他的袖子。

颜远风轻轻抽出袖子，退开一步，淡淡笑道：“小公主长得越发高了，眼看出落成个小美人了。”

他说着，又去向母亲行礼。他的面容轮廓清俊而柔和，眉宇间一直有种若有若无的忧郁，让人看得心里揪揪的。但我知道他绝不纤弱。听说他的剑法在京城是数一数二的，又曾受过萧家大恩，因此母亲才放心将东宫太子交托给他。

我眼看他跟母亲行了礼，压低声音和母亲交谈，顾不得再理会我，不觉有些失落。正怔忡间，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高声叫道：“栖情妹妹！”

我一抬头，一浓眉大眼的少年神采奕奕地瞧着我，年轻的面庞意气风发，他正是我二表哥，也就是我母亲的侄儿萧采绎。他长我三岁，春天时随了外祖舅舅进京见驾后便执意留在了京城，说是想在京城繁华之地长长见识。外祖靖远侯萧融，和家人常年领兵驻扎肃州，母亲便也盼着有个娘家人待在京中，遂将他安插在太子宫中陪读。

想我这表哥出身武将之家，自幼骄纵任性，哪里有读书的兴致？但有颜远风一旁教导，听说一身武学倒已很是了得。

我见萧采绎一脸的兴致高昂，白他一眼，道：“绎哥哥，听说前天有人因为背不出《楚辞》来，给先生罚在太阳里站了半个时辰，不是绎哥哥吧？”

萧采绎不以为意道：“大好男儿就该征战沙场笑傲天下，没事读那许多的死书做什么？难不成咱们这样的人家，也要去考状元进士？无聊得很。那些腐儒更是可笑，也不看看当下形势，皇上要的是为咱们大燕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而不是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我虽听他所说的有些奇怪，但此时注意力已集中在母亲和颜远风的交谈上，一时顾不得和他辩驳。

母亲正忧心忡忡问道：“远风，上次老侯爷进宫时，也隐约其辞提到大燕目前颇不安定，我只想着大燕四百多年国基，又有众多文臣武将相辅，必能化险为夷，何况我和皇上闲谈时，他从未提过这些事情，想来事态并不严重，终究会国泰民安。谁知今日又有此事，难道外事真已如此不堪了吗？”

颜远风静默片刻，将头偏向窗外，看那一园的茶蘼如雪，纷扬而来，轻叹道：“皇后娘娘，皇上……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好丈夫，好父亲，难道不是好皇帝？我心头疑惑，恍惚觉得有些失落。也许我真的该出宫看看，那个繁华底下的真实世界。大燕的子民，都是父皇的子民，都是大燕皇族应当视若亲子的子民，不是吗？

父亲也曾教过我，说君之于民，譬如舟之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父亲是聪明的，是睿智的，甚至年轻时也曾和颜叔叔一般英俊挺拔。

但我终究不曾想过,我再没有机会见到父亲。那日明黄辇驾上的鲜明背影,成了记忆中关于父亲的最后风景。

开到茶蘼花事了。昭阳殿外那曾经芬芳的茶蘼,见证了父亲一生的风花雪月,浪漫温情,也见证了灾难突至的惨烈如火,血流成河。

那场天翻地覆的阴谋,在第二天的黎明来临。

我在迷蒙的睡意中被推醒,不及穿戴好衣衫,便听到了宫外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母亲将我和太子皇甫君羽以及萧采绎都召集在厅中,在一群宫女太监的簇拥下,细听昭阳殿外让人心寒的兵刃交击声,以及嘶喊惨叫声,甚至刀剑入肉的摩擦声。

“出,出了什么事?”弟弟君羽和我一样的惊诧,腰间衣带束得有些扭曲,显然也是匆匆而来。

母亲穿了件淡绿的家常云纹衣裳,长长的乌发只用一根鎏金芙蓉簪绾住。她蹙着眉,轻轻说:“听说,大将军宇文昭谋反了。”

我失声道:“他,他不是镇压那个蔡稟德吗?”

母亲不答,未及上膏脂的唇色有些青紫。

萧采绎哼了一声,道:“我们上当了。也不知是蔡稟德谋反,还是宇文昭谋反呢。说不准,两个都反了,只在皇上面前唱一出好戏!这些乱臣贼子,个个该死!”

这时,刘随从外面急匆匆进来,声线是从未曾有过的惊颤失常:“皇后,我们的卫士,抵挡不住呢。连颜大人都受了好几处伤了。”

母亲的脸色刹那苍白,如同蓦然置于狂风骤雨中的雪白莲花,有着不自禁的震颤。

萧采绎“咣”地拔出剑来,叫道:“姑妈,我去帮颜叔叔。”

母亲满脸的慌乱被萧采绎的剑光所映,渐渐安宁坚定。

“不许出去!”母亲不容置辩地沉声呼喝,一双眸子,被初升的阳光照耀着,明亮异常,灿若星子,却反射了天际朝霞绯红的光芒。

殷殷若血,恍恍惚惚浮动。

她的声音忽然安静:“惜梦,给我梳妆。”

惜梦是母亲的心腹宫女,她身体颤了一下,又看了看被厮杀声震得嗡嗡作响的宫门,低头应道:“是。”

“谁都不许出去,不许作无谓的牺牲,听到没有?”母亲踏往内室的脚步极沉着,全然不像寻常时那般的娇柔静雅,弱不禁风。

我才忽然想起,母亲本就出身将门,是靖远侯萧融的女儿,骠骑将军萧况的妹妹。那许多年来她一直娴静如皎花照水,即便贵为皇后,也从无凌人气势,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父亲把我们当成珠宝般珍爱吧?

如今，父亲呢？父亲呢？他怎么舍得我们在此担惊受怕，又怎舍得母亲敛去温柔笑容，用那样凛冽或艳丽的红妆，去面对宫外步步紧迫的冰刀雪剑？

我一把揪住萧采绎的手，声声追问：“绎哥哥，我父皇呢？他昨天不是去城楼督战了吗？”

跟了想谋反的字文昭去督战！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黑黑的窟窿，如妖兽的大口，发出狰狞的笑声，将我父亲的明黄身影渐渐吞没。

萧采绎触着我冰冷的手，猛地回头看我一眼，立刻将我的手包得紧紧的。

“别担心，栖情。皇上，皇上他会没事的。”他的手掌很宽大，很温暖，宽大温暖得接近颜远风给我的那种安全和煦的感觉。幼年时候，颜远风常递给我一根结实的手指，让我抓着蹒跚学步；或将我小小的手包围，那样温和而忧郁地望着我，眼神迷蒙，若有所思。

而现在，颜远风正在殿外激战，那汇成江河咆哮般的喊杀，根本辨不清是谁在呼嚎，又是谁在惨叫。只有浓重更浓重的血腥味，无处不在地从四周涌来，连粉红的秋海棠，都似沾染了刀兵戾气，飘出的香味忽而变成入骨微寒的凝涩气息。

红日映霞，绮丽无限。可投到昭阳殿，却是血气冲天。那飘荡的血气中，糅合了多少颜远风甚至父皇的热血？

刘随正在一旁自语般道：“方才向外打探时，隐约听见喝骂，却是在骂字文昭弑君呢。”

“父皇，父皇，颜叔叔，颜叔叔……”我恍如初初从一场春秋大梦中醒来，似有双手扼住了自己的喉咙，用力捏住萧采绎厚实的手掌，道：“绎哥哥，我们出去帮忙，好不好？”

萧采绎搂住我的肩，叫道：“好，好，栖情你在这里等着，我这就出去救皇上和颜叔叔！”

萧采绎正要提剑冲出，刘随一个箭步拦住，喝道：“公子，您忘了皇后刚才的吩咐了吗？”

我叫道：“父皇在外面！颜叔叔在外面！他们会死，他们会死的！”

刘随指着殿门外，眼珠有些浑浊：“公主，如果我们现在开了殿门，我们都会死。”

萧采绎忽然纵声狂笑道：“不错，开了门我们会死，可不开门又如何？不过比他们晚死片刻！何况皇后公主俱是万金之躯，只怕到时给欺侮得欲死不能，那才是人间最惨之事！”

他转而面向君羽：“太子殿下，您说，我们是在这里等死，还是用我们的刀去取叛军的热血？”

君羽方才九龄，和我一般的锦衣玉食，从不曾经历风雨，早已惊惧无言，只诺诺道：“二表哥自己看着办吧。”

“我情愿马革裹尸，也不愿坐以待毙。”萧采绎豪迈一笑，全不若十六岁的少年。

“对！”我握紧萧采绎的手，一团热血直冲心肺，连外面的厮杀声都似已远去。
“绎哥哥，我们一起冲出去，生一起生，死一起死！”

萧采绎的黑色瞳仁忽然亮出七彩的璀璨光芒来，炫目异常。他执紧我的手，将一把短匕塞到我手中，发誓般坚决道：“是，我们要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

我从不知道，这些在热血沸腾时的天真话语，在某日会被岁月刻成重重的烙印，次次加深，最终成为痛入骨髓的心头之刺，伤人伤己。

但我们去拉殿门的一瞬间，却被喝止住了。

是母亲清冷的声线。

晨阳照耀处，母亲立于殿前的石阶上，双雁瑞草彩绣缎裳，华丽繁复的精致花纹，却是月白的底色，风华绝世而不失清婉幽然，凌云鸾凤髻高高挽起，缀珠点翠的龙凤对簪，蝶戏牡丹金步摇，一串淡碧水晶流苏悠悠垂下，贴于额际。另有一两枝时令海棠，斜斜而插，竟是说不出的娇媚柔弱。

我早就知道母亲是大燕最美的女子，即便她已有三旬之龄，依旧雪肤月貌，国色无双，却不知这看似不经意却分明有意为之的倾城殊色，在为谁而展？

萧采绎依然不放开我的手，紧张地盯住母亲，问道：“姑姑，我要出去帮颜叔叔他们。”

“然后大家一起断送在这大燕的皇宫，连同我风华正茂的衔凤公主和君羽太子！”母亲眸中寒光闪动，隐隐的凄痛和讥嘲一闪而逝，与那清雅绝俗的容貌衣着好生不相称。

萧采绎不觉松开了握剑的手，喃喃道：“那，那咱们怎么办？”

母亲冷然道：“刘随，打开殿门，去喝问谁人在此惊动凤驾！”

我听到自己和萧采绎倒吸凉气的丝丝声，甚至君羽也惊悸地抬头向母亲凝望。

“打开殿门！”母亲再次呼喝，淡淡的脂粉下，看不出她的脸色是否苍白憔悴，但她的气度沉静，明眸中跳跃的火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决和坚持。

第二章 落芳尽处不是春

殿门缓缓打开。

死人卧于血中，生人犹浴血而战。

我一眼就看到了颜远风。他素白的战袍满是疮痍，已被鲜红染遍，却似不觉得疼痛，正将他的如练剑光飞快旋上敌人的颈脖。

但在看到母亲的身影从殿门内显现的一刹那，他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支撑，宝剑突然脱手，扎上敌人后背，而自己已摇晃着快要倒下。

他的眸子依旧迷蒙而且忧伤，那样黯然地盯着我们，仿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冒险开门，又似乎在憎恨着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的泪水突然之间倾涌而出。

“住手！何人在此惊动皇后凤驾与太子殿下！”在敌我双方都对突如其来的殿门大开惊怔住的一刹那，刘随尖脆的声音在血泊上空扬起。

有人正欲趁机将颜远风刺倒，萧采绾一个箭步冲上前，手起剑落，已将颜远风护至自己身后。

我一颗揪起的心总算略略放下，转眼去看母亲时，她正缓缓从阶前踏下。落花飞舞中，她的衣裾飞扬，青丝如笼，披帛拂地，翩然如仙。

不分敌我，一时静谧，都只是出神地盯着母亲，看着她用人世间最优雅的步伐和最高贵的姿态，安静地走去。

“宇文大人呢？请他来见本宫。”母亲轻描淡写地说着，如平常邀请哪位宫妃外臣入宫坐坐，品一品茶，赏一赏花。

母亲说着，眸子如秋水漾漾，温和地在明戈执戟的叛军脸上一滑过，然后滑过死去的将士官兵，垂下眼睑，那样忧伤悲悯地轻叹一声，默默转过身去，留给一道素淡的背影，缓缓飘过汉白玉石阶，长长的裙裾滑过石阶，如春水荡过的纹理。

我忽然明白了母亲这样的人物，秦长卿为何要把她和杜贵嫔并称妖孽了。先天那种夺天地造化的美丽，加上后天外祖父和父亲加意的养护爱惜，即便心怀杀意的将士，对她的风华也是无可抗拒。

刀戟剑林中，昭阳殿安然无恙。

宇文昭的大队人马驻扎于昭阳殿外，而宇文昭却闯入了母亲的寝宫，于当日上午。

颜远风受伤很重，但当他听说宇文昭进了寝宫，那除了父亲外再不曾有任何男子敢踏足一步的母亲寝宫时，他疯了般挣扎着要赶过去。

“颜大人，颜大爷呀，你可别白费了皇后娘娘这一片心啊！”刘随紧紧捂住颜远风的嘴，压住了嗓子劝着，稀疏的长眉一抖一抖，老泪倾在坑坑洼洼的皱脸上，似给冷水浸泡过的橘子皮。

颜远风听若未闻，一意挣扎，褪去战甲后的素白衣袍，已然一片鲜红，愤怒挣扎

处，鲜血淋漓而下，在偏殿的莲花泥金砖上汪作一片，步步生莲的泥金砖，终于成了朵朵血莲，倒映着每个人恐慌惊惧的脸。

我掩住口，再忍不住，失声哭泣。

萧采绎赶上前去，伸手在颜远风后颈一击，终于让他安静下来。

他晕过去的那一刻，有一滴泪水，从他那因失血过多而苍白的面颊悄然滑下，跌落地间，绽开一朵淡红的花。

我跪过去，捧住他的头，用我冰丝的袖子擦他满脸的血和泪，呜呜咽咽地哭泣。

许久，萧采绎将我拉开，拉到窗口处，让我呼吸窗外新鲜的空气。我用力吸了两口，才觉得已哭得声干力竭，胸口憋闷到疼痛。

“绎哥哥，宇文昭会拿母后怎么样？会打她吗？”我问着。宇文昭入母亲寝宫时并未带兵器，他甚至是特意解了长刀交给自己的侍卫，然后孤身一人含笑入内。

可那笑容之中，我能嗅得到他如同豺狼见到美食般的贪婪和得意。

我抬起懵懂的眼时，正对上萧采绎惊悸痛惜的眸。他小心地用他的大手擦我的眼泪，然后忽然将我抱在怀里，让我一时喘不过气来。

“栖情，情儿，答应我，从现在起，不要离开我一步。我……我绝不能让人伤害到你。”他的声音颤抖，连身体也在颤抖，可他的怀抱宽厚而结实，恍惚让我想起，他已经十六岁，算是个大人了。

而我呢？十五及笄，再有两年，也便算是成人了。

脸上突然烧红，觉得这样抱着太不妥当。毕竟我不是六七岁的小娃娃了，连颜远风见我时都不肯再牵我的手，只肯用温暖而柔和的眼神远远看我，静静看我。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看着母亲，忧伤而黯然地看着母亲，似守护着一件珍宝。

我推开萧采绎，奔向母亲的寝宫，在那雕花刻纹的回廊里，躲在纹着凤舞九天的梁柱后，等着母亲出现。那凤舞九天的图案，和我衔以出世的凤玉中的那只紫凤，有很相似的姿态。

人们都说，那是吉祥，那是富贵，那是幸福。

可我只想用所有的那些来交换，交换我的父皇，我的母后，以及我一家人的一生平安。

萧采绎紧跟着我，扳着我的肩，轻轻道：“姑姑不会有事，栖情，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太危险。”

我转过脸对着他：“既然这里危险，你为什么说姑姑不会有事？”

萧采绎不自在地别了别脸，有些灰憎地瞥了一眼那紧闭的内室宫门，咬着牙道：“姑姑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来护住你，护住太子，护住我们大家。她一定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而你……”萧采绎抚着我的脸庞，已经有